

第十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20.html

99%

第十天

第十天

嘿，陌生人，你還記得我嗎？我得了一種聽上去很有趣的病，你以前認識我，作家老兄，不過叫什麼來著？這是「狂人日記」的第十天，對不起，寫得不太有規律，但生活不也是這樣毫無規律地進行著嗎（不過你會很快忘記的）？

開玩笑的，傑瑞，說正經的，你還好嗎？但願事情還沒有一團糟，希望日記不會給你帶來什麼麻煩。你可以在這裏按圖索驥地找回從前的你，也能時時提醒你失去了什麼。

第十天了，你的感受一如既往，身體健康依舊，只是有點兒累罷了。昨晚，你與桑德拉一同外出吃了頓晚飯——結婚多年，你們仍舊保持著每個月的某晚出去約會的習慣——你們倆談論圖書、電影、新聞、朋友。有事兒可談挺好的，總比等著某個隱秘的炸彈爆炸好。無論何時何地，你們都同舟共濟，一起面對。

今天下午，心理諮詢師過來了，她叫貝弗莉，乳房大得不管站著還是坐著都能垂到膝蓋上。她現在五十多歲了，等到六十歲時，她的一對乳房能把她的脊椎扯成兩半。後來，桑德拉告訴我，說貝弗莉讓她想起了我們的大學教授馬拉迪小姐，她常常叫她貓女郎。話一出口，我就想到她們倆的相似之處。你很喜歡貝弗莉，該風趣時她就風趣，該一本正經時她就一本正經。她走過來說，老兄，我們正在經歷痴呆症或憂鬱症的五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：否認。她說你第一次忘記桑德拉的名字時，一直在矢口否認，並將其歸咎於酗酒。她說，現在你仍舊停留在這一階段，你看，你還是對現狀難以置信。當然了，不管你正在經歷哪一階段，否認都將始終伴隨，哪怕很久以前你就已經接受一切了。你會讀相關方面的書嗎？但是不是仍然不敢相信發生的一切？別人的確很難感同身受，一想到這一點就讓人感到悲哀，不過，考慮到你仍舊身體壯實、意志堅定，仍舊抵觸黑暗的明天而不妥協，這還是令人欣慰的。

第二階段——憤怒。她說，隨著病情加重，你會變得喜怒無常，情緒波動起伏很大。你會對疾病、生活和想助你一臂之力的人充滿怨恨。你會冲人大吼大叫，說些刻薄惡毒的話。你剛還在想讓桑德拉走開會對她有好處，不過今天聽完了貝弗莉的話後，你的害怕不減當初。開些藥可以緩解你的不適，也可以讓我們安心。寫寫日記也是個好主意，你可以讓桑德拉也讀一讀，這樣能幫你們掌握疾病的進展情況。你說你會考慮，但你本該說不行的。日記只有你能看，記住了老兄。

因此，否認和憤怒是你眼下正在經歷的兩階段，下一階段是「討價還價」，不過你並不知道要跟誰討價還價，你能向誰出賣靈魂來換取一份健康證明呢？也許幾個星期以後，你最終會告訴古德斯特里醫生，只要可以，即便用錢，就讓你做臨床試驗，哪怕不一定能完全治癒，但起碼也有一絲希望。你可以賣掉房子，用這筆錢換來一場臨床試驗。誰都會這麼做的，不是嗎？

你告訴貝弗莉這感覺就像飢餓的毛毛蟲鑽進你的大腦，在途中啃噬出無數個窟窿，吞食你的記憶，最後變成一隻蝴蝶，展翅而飛。你告訴她，你在想自己以後是否會變成另一個傑瑞，一個完全不同的傑瑞。你在想這個傑瑞是個什麼樣的人，他善良嗎？性子急嗎？你跟他有多少一樣的品質呢？

她說以後的日子有好有壞，未來的傑瑞，這就看你如何看待了。

你不記得憂鬱症的第四階段是什麼了。你之前想上網查查，但又忘了電腦的密碼，只能跟屏幕大眼瞪小眼。你肯定會想起來的，要是想不起來的話，你還能去問桑德拉，她什麼都知道，你只是不想讓她知道你不記得了。

貝弗莉在這裏坐了三個小時。這真是漫長的一天，她為你們倆做了最好的準備和最壞的打算。她說，在未來幾個月你可能會一直住在療養院。你能相信嗎？幾個月啊！她強調這是最壞的打算。但是，你四十九歲就患上阿爾茨海默病，這難道不是最壞的情況？她離開時，你同她握了手，桑德拉和她擁抱。她走以後，你和桑德拉坐了下來，商量著告訴伊娃實情。她明天晚上會過來吃飯，她會說勞煩把鹽遞過來，你會說好的，對了，我快要死了。天啊……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既讓她知道實情又不會覺得五雷轟頂？你能想象她像你母親那樣坐著，給你讀《殺死一隻知更鳥》，給你倒杯水，時不時地噓寒問暖。

好了，該說說好消息和壞消息了。好消息：你仍舊清醒，你還記得你的名！這個好消息還真是押韻，以後都可以這麼說。而且，你在後院扒，找到了信用卡。看到了嗎？真是句押韻的詩！不過，「後院」只是為了押韻扯淡的。你之前在超市用信用卡買了包貓糧，然後把卡忘在了那裡，第二天他們打電話告知了你此事。

壞消息：你沒有貓，它六年前就死了。

他一醒來，這幅畫面就闖進了腦海：大捆大捆的鈔票裝進行李袋，兩個保安被綁了起來扔進保險箱，銀行經理被打成腦震蕩。想到日後光鮮的海灘生活和數不清的女人，他就恨不得文個身慶祝一下，畢竟銀行搶劫又不是日常工作。他們僥倖搶了三百四十萬現金，分成了三份，他有一百萬美元可以維持退休以後的生活。

他坐在床邊，看著自己的手腕，手腕上沒有手錶，他不知道幾點了，也不知道他們停在了哪兒。他已經把錢埋在農舍地底下了，等到事情風平浪靜就可以取出來，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。他身邊放著一本《保險箱》，是一個叫亨利·卡特的人寫的，名字很熟悉，但他不記得在哪兒看過，只是莫名覺得這人很重要。他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然後脫下睡衣，抓過短袖穿在身上——

他叫傑瑞·格雷，今年五十歲，患有阿爾茨海默病。他是位作家，而不是銀行搶劫犯，《保險箱》是他寫的書。這裡是療養院。這就是他的生活。

這個消息太突然了，他失神地坐在床上：沒有什麼農舍，沒有什麼現金，沒有什麼保安，一切都是狂想。他看看床頭櫃，但沒有看到日記，書架上也沒有，只堆著他的其他作品。他走近窗旁的椅子，眺望花園，看著陽光將陰霾驅走。他能記住今天清晨的一些片段，現在他已經轉換到「瘋狂的傑瑞模式」，這是他自己這麼叫的。他穿好衣服，肚子因為沒吃午飯餓得慌，便向餐廳走去。艾瑞克看到他走過來，臉上露出笑容。

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艾瑞克問。

「我覺得……」傑瑞說，忽然又一時詞窮，決定照直說了，「我覺得難堪。」

「你不該這麼想。」艾瑞克說。

餐廳里此刻座無虛席，人聲鼎沸，刀飛叉舞。一個顱骨塌陷的男人坐在窗邊的輪椅上，他覺得這位坐在輪椅上的人名叫格倫，曾經是一名獄警，來到療養院是命中注定。

「那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？」

艾瑞克告訴他，今天下午和醫生有約，不過他已經忘了。即便在這個姓「痴」的痴呆症在他身體里安營紮寨之前，他也會常常忘了這種事。

「我記得。」傑瑞說。

艾瑞克沖他會心一笑，即便艾瑞克能看穿他的謊言，他稍後也會忘記的。「你還記得你昨天偷偷溜出去了嗎？」

「昨天怎麼了？」

「你進了城。」

傑瑞哈哈大笑起來，卻又戛然而止。這並不像是開玩笑，他全都想起來了。

「短短幾個月，你已經溜出去三次了。」艾瑞克說。

「三次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艾瑞克說。

傑瑞搖了搖頭：「我不記得其他幾次了，不過我記得昨天的事，也只是零星的片段而已。我不記得怎麼進城的，但我記得在警局見到了伊娃，然後我們去海灘散步，接著回到了這裏。我想回家，我還是想回家。」

「我很抱歉，傑瑞，但這兒就是你的家了。」

「等我康復這裏就不是我的家了。」傑瑞說。

「那就等你康復吧。」艾瑞克笑了笑，「吃午飯吧。」

傑瑞在窗旁吃飯，在這裏他可以看到綿延不止的樹林，四處綻放著玫瑰和水仙。一些徘徊在療養院走廊里的人正在拔草，春天的陽光傾瀉下來，灑在他們身上。他吃完飯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，拿起《聖誕節謀殺案》。他知道這是他寫的第一本書，即便讀了多遍也還是不記得細節。他坐在椅子上，雙腳搭在對面另一把椅子上，又一次重讀。他發現自己不只是忘了細節，連情節都忘得差不多了。他一直讀到了三十頁，這時艾瑞克進門說醫生已經到了，要帶他到檢查室。

他認識醫生，但想不起他的名字了。醫生比他年長十歲，牙齒潔白整齊，不由得讓傑瑞懷疑他是一個牙醫，隨後他覺得，這個醫生應該是常常和牙醫有些來往，換一些止痛藥啦，補補牙啦，做牙根管手術啦，這更現實一點兒。醫生問他感覺怎麼樣，傑瑞不知道醫生想聽到什麼，所以只好告訴他很好。

「你還記得我是誰嗎？」

「我的醫生。」傑瑞說。

「你還記得我的名字嗎？」

「記不得了。」

「我是古德斯特里醫生。」

「為什麼不是古德紐斯醫生？」傑瑞問。

古德斯特里醫生笑了笑，然後為傑瑞測量血壓、測試記憶，有些傑瑞還能回答，有些不能。後來，古德斯特里醫生又問他一些邏輯問題，他還是只能答上一些，其他的答不來。

古德斯特里醫生把器械收了起來，坐回椅子上蹠起二郎腿。「我聽說你昨天幹了件很冒險的事兒。」他說。

「我記得一些零星的片段。」傑瑞說，「我記得伊娃帶我去海邊了。」

「我們一直在關注疾病的進展情況，傑瑞。」古德斯特里醫生說，「它無時無刻不在變化，有些時候你頭腦非常清醒，有些時候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兒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誰。表現形式雖各不相同，但總體上有一點共通之處：那就是當你醒來時，你總是覺得自己回到了以前的生活，回到了過去的某個片段當中，就像這些已經逝去的一直縈繞在你心頭，有時就短短幾分鐘，有時可以維持幾個小時。比如說，今天上午有人告訴我你醒來後以為自己在旅行途中。大多數情況下你會退回到幾年前的某段時光，偶爾也會回到更年輕時的時候，極少數情況下你會處在混沌無知的狀態，連吃飯都不會。這種情況很罕見，但的確有。悲哀的是，以後這種情況會經常發生。」

古德斯特里醫生在跟傑瑞說話時，傑瑞一直注視著自己的雙手。他覺得自己是個傻瓜。

「即使此刻你處在最佳的狀態，你還是會忘掉許多東西。」古德斯特里醫生說，「你抑制住了記憶。」

「什麼樣的記憶？」

「就是記憶。我們會問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，有些你會想起來，有些就想不起來。早晨的情況最糟，不過一旦你意識到自己的現狀，你的頭腦就會變得比較清晰，就像現在一樣，跟你說話時我發現你妙語連珠，和原來的你別無二致。你通常會午睡，醒來後你的意識也會變得混沌，也會對現狀困惑不已，但往往只持續幾分鐘，有時更短，最多一刻鐘，接著你就能清醒過來。」

「遇到這種情況時我的身體狀況還正常嗎？」

「當然正常。你只是記憶出現了紊亂，你記不得今天上午發生的事了，對吧？你以為你在旅行。」

「有一點點印象，並非完全記不住。」傑瑞說。

「你能記得多年以前的旅行嗎？」

「能。」傑瑞說，「有時記得很清楚，其他時間記不得全部。」

「好的。進城時你的身體狀況非常好，這兒距離圖書館差不多三十公里了。你可能步行過去，也可能搭了個便車，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」

「但我真記不得了，我好像在夢遊。」

「這是個很好的比喻。」古德斯特里說，「阿爾茨海默病就是這樣的，傑瑞。它會刪除記憶、創造記憶乃至改寫記憶。」

「我會記住這次對話嗎？」

「我覺得你會，但總會忘掉的，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，可能在一個星期後。也有可能你二十多年裡都不會想起這次對話，但想起它時會覺得恍然如昨。」

「還有比這更痛苦的疾病嗎，醫生？」

「我也不太確定有沒有。他們真應該好好照顧你的，」古德斯特里補充道，「這是人們住在療養院的條件之一。」

醫生離開後，傑瑞拿著《聖誕節謀殺案》出來曬太陽。他閱讀了幾個小時，沉浸在警察和殺人犯鬥智斗勇的情節中。這本小說貫穿著一個主題：因果輪迴，報應不爽。他書中虛構的是一個失衡、亂套的世界，所以他要用筆下的人物——起碼得是好人——去重新建立一種平衡。他感覺這個主題延續到他的真實生活中。他一定是幹了什麼壞事，上天才會用這種方式懲罰他。

讀到三分之一時，他忽然有一些莫名的不舒服，是關於小說中的蘇姍。她曾是真實存在過的，他認得她，但記不得她的真實姓名了。十幾歲時，他們倆是鄰居，後來，她的前男友殺了她。他曾經狂熱地迷戀過她，即便她比他大十歲。那個夏天，他站在對面的街道上向她袒露心扉：他愛上了她。只是那時他還太年輕了，說起話來緊張得語無倫次。他把她當成原型，把那場謀殺當成情節寫進了這本書，然後拿去售賣，支付抵押貸款，提供伊娃一流的教育，給他們一家週遊世界的機會——當蘇姍的前男友扼住她喉嚨的時候，恐怕她永遠也想不到會有這一天。傑瑞還記得，那一天他從大學回家，看見街頭停著警車，他的父母告訴了他一切：蘇姍死了，生命如此脆弱，卻連一點兒預兆也沒有。

他忽然想到，這就是報應。他利用了她的厄運，這就是他被懲罰的原因。

他不想讀完這本書了。

他也不想再讀他寫的其他書了，它們不僅會讓他回想起回家時看到街頭警車的畫面，還會勾起黑暗中潛藏著的其他記憶，還是別喚醒這些記憶。他最好走回房間，任由阿爾茨海默病將他吞噬。